



LES RUES DE MA VIE

我生命中的街道

——佛朗克的巴黎记忆

(法) 贝尔纳·佛朗克 / 著

严慧莹 / 译

这部被视为巴黎人文备忘录的作品，以温馨、机智的文字，留下了活跃在巴黎的文化名流们的身影。当代的萨特、波伏娃、马乐侯、萨冈、蒙迪安诺、雷吉娜、卡拉扬，过往的福楼拜、巴尔扎克、波德莱尔、狄德罗、大仲马……你所不知道的往事与传奇，都留印在作者的生命之中。是个人亦是时代，是历史亦是人生，法国作家贝尔纳·佛朗克最后的这本著作，深受西方知识界的喜爱，被译成多国文字，广为流传。



漓江出版社

LES RUES DE MA VIE

我生命中的街道

——佛朗克的巴黎记忆

(法) 贝尔纳·佛朗克 / 著

严慧莹 / 译



漓江出版社

桂林

0000000000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生命中的街道:弗朗克的巴黎记忆/(法)弗朗克 著;严慧莹 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07-7042-6

I. ①我… II. ①佛… ②严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4117 号



策划:郑纳新

责任编辑:许莉 谢阅

封面设计:六毛/绯雨·盐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0mm×1 230mm 1/32

印张:5.25 字数:825 千字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我住在巴黎郊区的舒瓦西-勒鲁瓦 (Choisy-le-Roi), 我很喜欢这里, 也希望能够一直住下去。以目前寸土寸金的情况来说, 我住的房子算相当大——根据可靠的消息, 这里本来是蓬帕杜尔夫人¹ 的侍从们养马的马厩。邻近有一个造型丑陋, 老是闹哄哄的溜滑梯, 幸好和我家中间隔着一栋建筑和长着一棵香气袭人的椴树的中庭, 还有一座我们有权享用的可爱花园, 我和两个女儿, 夏妮 (Jeanne) 和裘斯妃 (Joséphine), 以及家里的三只猫在花园一起玩老鹰抓小鸡。三只猫里我最偏爱“梅朵” (Médor); 另一只叫“拖鞋” (Pantoufle), 是几年前我们还住在十三区的时候, 在布观小巷 (passage Bourgoin) 里捡回家的; 第三只叫“擦毛” (Essuie-Plume), 典故来自于马乐侯²。尽管在舒瓦西-勒鲁瓦住得很愉快, 我还是属于巴黎市人, 但是就各种情况看来, 我真算是个奇怪的巴黎人。50 年前 (我今年刚满 60 岁)——也就是 1939 年的 7 月, 和往常每年一样, 我离开首都度暑假, 结果这个暑假

永远没有结束。以往都是三个月过完就回巴黎(没错,那个年代、而且一直到我学业完毕,我们都还能享受九月份也是暑假这个天大的礼物),那一次我却远离巴黎一直到1946年1月,待在康塔尔省(Cantal)一个叫做欧西亚克(Aurillac)的小城。在那个时候,第一次看见这个城市是从米克虚塞合(Vic-sur-Cère)沿着省道开过来,和我小孩眼中巴黎市的大道、大街,家里旁边的小街比起来,省道宽阔多了,因此那时我觉得这个城好大;何况,在欧西亚克,都是走路的,不像在巴黎是坐出租车、公交车、地铁,或是我爸爸的汽车、祖父的赛车、我姐姐教母的超级克莱斯勒,各式各样的车载着我在巴黎从家族中某幢公寓到某幢公寓。当我16岁回到巴黎时,觉得巴黎失去了德军占领时期之后的光彩和活力。戴高乐(Charles de Gaulle)刚辞职下台,接任的菲力斯·古昂³又受累于内阁首脑塞宾尼(Zerbini)卷入的一桩南部马赛关于垄断酒的丑闻。整个政府乌烟瘴气,唯一快乐的只有总统的名字⁴。继戴高乐之后上位,这位社会主义律师出身的草包总统甚至不够格被拿来和前任相比较,譬如罗斯福(Roosevelt)之后的杜鲁门(Truman)、丘吉尔(Churchill)之后的艾德礼(Attlee)。不,古昂只是莱昂·布鲁姆⁵经常犯的错误之一,后者对他身陷狱中时还对他忠心耿耿的人存着温情,况且他以为以他的内涵、聪明才智、正直足以对那些当年

身为反对人士的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”(SFIO)的同志们产生好的影响。就古昂来说,他对莱昂·布鲁姆的忠诚还不够提升到国家的层次,而法国,在冰天雪地的1946年冬季,会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够格的总统,虽然这第四共和只为时一年,而且已经千疮百孔。大笔一挥,时间一笔就带过了。支持贝当⁶的法国其实连拥有古昂当政治领袖都不配,况且就他个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杰出的。第四共和,让我觉得很好笑,这个共和不像它大张旗鼓显示的前景无限,但是司汤达⁷在《巴马修道院》(*La Chartreuse de Parme*)这出戏里,认为这个草包总统再怎么也比法王路易·菲利普(Louis-Philippe)来得好一点。在这1989年的9月,我穿越巴黎,比如从托比亚克桥(pont de Tolbiac)走到欧德城门(porte d'Auteuil),心想,巴黎真是逃过一劫。解放之后18个月,巴黎从来没那么丑陋过;她不再是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心仪的光之城,也不再像沦陷期间——路上见不到法国车,剧场电影院关门大吉,晚上宵禁——充满那种悲伤的美感。贝当政府已经垮台,德国军队已经撤走,解放期间大道上开的军车消失了,海明威(Hemingway)不再留恋丽池饭店(Ritz)、戴高乐在香榭丽舍大道(Avenue des Champs-Élysées)上的胜利游行也结束;巴黎变成一个灰灰的郊区。1946年到1950年间在巴黎度过16岁到20岁这段岁月,还真不是令人欢愉的一

件事。幸好还有美国电影,以及安慰我们身为法国人的萨特⁸。我童年时期对巴黎的记忆,也就是介于 1930 和大战之间,首先是第十七区的一条小街,叫做法哈蝶街 (rue Faraday),在地图上查看,这条街从乐朋街 (rue Lebon) 十号开始,一直到罗吉街 (rue Laugier) 四十九号。我突然又有点怀疑,真是法哈蝶街吗?或许是罗吉街也说不定?我得到实际地方看看才能确定,这些小街应该都没什么改变!已经没有人能指正我的记忆或是告诉我更多细节。我最年轻的一个姑父本来或许可以告诉我答案,但是他不久前以 88 岁高龄,到我侄子裘瑟 (José) 位于贝庸省 (Bayonne) 的家度假时去世了。我姐姐呢,搬到美国 35 年了,记忆一定比我还模糊,是她从佛罗里达州寄给我刊登在《世界报》(Le Monde) 上姑父过世的消息;讣闻上写着所有我堂表兄弟姊妹的名字,独独缺我一个。我在《一个动荡的世纪》(Un siècle débordé) 里谈到他和姑姑,这就是他把我从遗嘱里除名的原因,这就是不写作的人的回答方式。文学还能引起这么大无法解释的失和,力量多么大!这个我很喜欢的姑父是位医生,在讣闻上我得知他曾经得到荣誉勋位勋章、战士十字勋章、抗德军占领自愿战士十字奖章、1939 至 1945 年自愿战士奖章、狱内抗敌奖章。我还不知道他有这么辉煌的抗敌事迹,这就表示他是个严守秘密的人,因为一直到 1960 年代初

我们都经常见面。他住在米尔顿街(rue Milton)9号或是11号,这是一条又安静又很有活力的街道,离满布市场、商店的受难街(rue des Martyrs)不远,再走几步,有一条很陡的小街往上攀爬,那就是奥万尼高塔街(rue de la Tour d' Auvergne)。我姑父安德烈·烈威(André Lévy)——这就是他的名字,还有姑姑夏宁(Janine),我爸爸最小的妹妹,让我认识普鲁斯特⁹的作品和《飘》(*Autant en emporte le vent*)。那是在占领初期,他们这样做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。

在战前,家族里这个姑姑姑父的思想不仅是反政府,而且天马行空,如同我在《一个动荡的世纪》里描述过的。他们真诚相信自己提出的那些贫瘠的思想,怀着一种不动摇的信念,这也就证明文化其实不足以阻止人盲目崇信。他姊姊,夏妮·烈威(Jeanne Lévy)是巴黎医学院的教授,直到现在也还是;她住在蒙帕拿斯大道(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)上,靠近新吉米舞厅(New-Jimmy)那里。我是间接认识她住的这栋十四区的漂亮公寓,因为我一个朋友、一个出版商的女儿,刚巧住在同一栋公寓里,听说她父母和我这位远房姑婆关系很僵,尤其是在那个解放期间狂热的政治空气氛围里。后来,姑父退休之后,他们觉得米尔顿街的公寓两个人住太大,就搬到十四区的萨黑街(rue Sarette);其实那时候我住在亚蕾西路(rue d'

Alésia) 萨冈她家, 两家才距离几步路, 大家大可以重修旧好(可是我们中间又何曾有什么决裂呢)。我母亲过世前一段时间, 我和她两人在有点像我们食堂的吉咏蒙尼亚餐厅(Moniage Guillaume)一起吃午饭, 这是一间很好的海鲜餐厅, 就在堂波伊索路(rue de la Tombe-Issoire)、亚蕾西路、萨黑街街口。在萨特晚年, 萨冈¹⁰就是在这个餐厅里和他一起吃饭, 她几乎什么都不吃, 只帮萨特切鱼——萨特根本不知道怎么切鱼! ——这位她崇拜到底的大作家其实贪嘴得很! 根据萨冈所写,《世界报》知名美食记者古汀拉海涅(Courtine-La Reynière)对那餐饭无可置喙: 前菜、主菜、甜点, 一样不缺。“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,” 萨特一边吃一边对她说, “他只要不来烦我就好了。”后来我们的一个朋友模妮珂·珊德勒(Monique Sendler)请我们和斯蒂伦¹¹一起在那里吃饭, 友好的气氛和美酒弥补了斯蒂伦和我之间语言沟通上的障碍。因为我爸爸的姊姊——她嫁了个证券交易商——的关系, 我在第九区泰布街(rue Taitbou)也拥有一块领地, 在街前段, 85 或是 86 号, 从最头往上走是在左手边。公寓里有漂亮的地毯, 但是气氛阴阴惨惨! 我父亲在修榭当丹街(rue de la Chaussée-d'Antin)的银行里有他的场外证券经纪人办公室, 有时候——不是很经常——我们去他的“庙”接他, 然后就像过节: 先去“马乐侯电影院”, 然后到餐厅吃晚餐。

我那时候还没染上社交恐惧症,可是对那些大道已经不感冒,人太多,而且龙蛇杂处。当我陪母亲到春天百货(Printemps)、老佛爷百货(Galeries Lafayette),一点都没感受到愉快,很怕和她走失。一直到我在《世界报》工作了短短一段时间之后,才对九区熟悉起来,没错,《世界报》的优点之一,就是你只要属于《世界报》的一份子,就好像无入而不自得。我祖父在赫虚银行(Hirsh)位居高层,每个星期天带我到布隆森林(bois de Boulogne)玩了之后,到了吃点心时间就带我到十六区他家去,他住在马拉可夫大道(avenue Malakoff),靠近特罗卡代罗宫(Trocadéro)附近,没错,介于维克多·雨果广场(place Victor-Hugo)和特罗卡代罗宫之间。我想那应该不是在战前,因为黑蒙-庞卡黑大道(avenue Raymond-Poincaré)已经存在了。这我得找本旧的电话本来查证一下,要不然得问问巴帝克·蒙地亚诺¹²,他对巴黎街道这玩意最熟——说不定他还认识我祖父呢。不过像祖父这种身高1.88米的北方亚尔萨斯省人,既不符合他的风格也不是他的调调!我的教母,那时还没住到弗须大道(avenue Foch),住在波琼街(rue Beaujon),靠近斐德兰大道(avenue de Friedland),这让我也能把第八区划入我领地范围里。没错,其实我母亲的弟弟住在梅新大道(avenue Messine),不过这部分的八区已经比较算是十七区了,被

蒙梭公园(parc Monceau)装点得比较柔媚,梅新大道是巴黎少数显得柔媚的大道。还有我的堂兄们住的圣摩尔公园(parc Saint-Maur),我好喜欢他们住的木造屋和大花园,对我来说好像俄国沙皇住的地方一样。今日回想起来,好像可以在他们家上演契诃夫¹³的话剧似的。圣摩尔公园离舒瓦西-勒鲁瓦其实也不会太远,我曾试着回去找过,但是我们的记忆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感兴趣,我的司机一副不耐烦的表情,我也只好作罢。

不过我们家族在巴黎占据的,其实是十七区,二十来个亲戚家之间都是走几步路就到的。1935年,我双亲从法哈蝶街搬到瓦勘大道(avenue de Wagram)86号,也就是说介于古塞街(rue de Courcelles)和彭尼街(rue de Prony)之间,不折不扣的十七区。这一区委实有点冷硬,以它石头水泥的丑丑的美感,成为我童年记忆最深的地方。

注释

1. 蓬帕杜尔夫人 (Madame Pompadour, 1721—1764) :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, 深受宠爱, 生活奢华。
2. 马乐侯 (André Malraux, 1901—1976) : 法国著名作家, 曾任戴高乐时代文化部长。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一只叫做“擦毛”的猫, 高翘弯曲的尾巴如同一个问号。是这个典故的由来。
3. 菲力斯·古昂 (Felix Guoin, 1884—1977) : 1946 年戴高乐请辞临时政府总统, 第三共和结束, 议会选出菲力斯·古昂为第四共和总统, 第四共和至 1958 年告终。
4. 因为他的名字 Felix 在拉丁文中是“快乐、好运”的意思。
5. 莱昂·布鲁姆 (Léon Blum, 1872—1950) : 文人出身, 法国社会党政治人物, “工人国际法国支部”领袖。
6. 贝当 (Pétain) : 二次大战法国被德军占领期间, 法国贝当元帅在德国操纵之下执掌傀儡政府, 首都选在维基 (Vichy), 这个傀儡政府存在于 1940 至 1944 年。
7. 司汤达 (Stendhal, 1783—1842) : 法国写实派小说家, 《红与黑》(Le rouge et le noir) 是他最著名的小说。
8. 萨特 (Jean-Paul Sartre, 1905—1980) :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、作家。
9. 普鲁斯特 (Marcel Proust, 1871—1922) : 法国小说家, 著有《追忆似水年华》(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)。

10. 萨冈 (Francoise Sagan, 1935—2004): 法国女性小说家, 十八岁就以《你好, 忧愁》(*Bonjour Tristesse*) 成名国际文坛。行事嚣张生活放浪, 引起许多卫道人士抨击。
11. 斯蒂伦 (William Styron, 1925—2006): 美国著名小说家。
12. 巴帝克·蒙地亚诺 (Patrick Modiano, 1945—): 法国当代受欢迎的小说家。
13. 契诃夫 (Anton Tchekhov, 1860—1904): 俄国短篇小说家、剧作家。

我记忆中第一栋公寓位于十七区法哈蝶街上，犹如在前一章和各位提到的，那是介于乐朋街和罗吉街之间的一条小街；我们住在阴暗无比的底楼。除了我住过的许多透天厝和独栋房屋之外，我对公寓底楼情有独钟，特别是朝着内院或花园的底楼。因为就好像坐拥整个城市，几乎没有间隔，只消打开家里一两道门，整个巴黎就依偎怀中；此外，脚踏着实地，打开窗户也不会是一片空洞，这让人觉得放心。

我尤其喜欢呈环形的底楼，可以听见整个城市的喧嚣；然而这喧嚣，我们可以隔开一段距离，远远聆听。本书一开头我苦思的那个重要问题——就是那栋公寓到底是在罗吉街还是法哈蝶街这个疑问，一直还没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，虽然我认为应该是在法哈蝶街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我都还懒得到实际地点勘查，反正，到我这个年纪，这样执意搞清楚介于3到6岁时自己到底是住在这条街

或是那条街，简直有点好笑，可以说神经。我该操心的应该是自己的墓园才对，因为我好运得不得了，有好几座墓园可供选择。生前都是租房子，死后却可以在地底当房东呢！我记得那栋公寓附近有家修车场，距离贝黑大道（boulevard Pereire）也不远，但是这个形容对法哈街、罗吉街，甚至那一带所有的小街来说都通用，帮不上什么忙。

户口簿上记载，我出生于娜伊丽（Neuilly），但是除了出生地和法哈蝶街，我是否还住过其他地方呢？我记得父亲经常提起第一次大战后巴黎的住房荒，好像在他结婚那年，也就是我出生的前六年，他曾经住过偏僻、治安欠佳的十八区那里；然而，我必须承认自己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势利，只要不是马乐伯大道（boulevard Malesherbes）、特罗卡代罗宫、或是稍微差一点的泰布街附近，对我来说都远如天边，都是龙蛇杂处的贫民窟。我可怜的姊姊就曾流放到那些地方，是我的出生让我们家速速搬回母亲最喜爱的十七区。

有时我会经过母亲小时候住过的公寓，应该是威丽叶大道（avenue de Villiers）115 号，靠近贝黑广场（place Pereire），面对现在那家玛都（Mado）和姜皮耶·米卡都（Jean-Pierre Vigato）开的雅皮修餐馆（Apicius），前几天我在那里品尝了野兔两吃，有点像中国烤鸭。外祖母的公寓小小一间，就位于二楼夹层上面，总之在我记忆里是这

样。1945 年我曾住过那间公寓一阵子,那是在外祖母奥乐佳·纳撒哈(Olga Naxara)被一个醉酒黑人驾驶的美国卡车撞倒之后,这种意外在占领时期算是家常便饭。她被送到玛莫丹医院(Marmottan),几天之后就过世了,身边围绕两个女儿——我姨妈洁尔嫫(Germaine)和我妈妈,还有小儿子卡斯东(Gaston)——罗伯·埃尔松¹的密友。外祖母的葬礼我去了,老实说,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来说代表两个家人的死亡:一是在 1939 年,住在马拉可夫大道的祖父;一是外祖母,在 1944 年底或 1945 年初,我已经记不清楚了。我的祖母和外祖父则早在 1930 年代就过世了;对于我父亲的母亲,也就是玛蒂祖母(Mathilde),我没有丝毫记忆,甚至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,每次说起这件事,母亲总显出神秘的样子,倒也不是内情复杂,祖母或许因为医疗不发达而死,好像在 1931 年发现癌症,在那个年代,为了能死在自己家里,得了癌症都不敢说出口。我看过我父亲在 1914 到 1918 年战争时,我祖母写给他当兵期间的信件,相当感人,也带点距离,就像那时布尔乔亚阶级的调调。父亲深爱着祖母,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,但每年会到枫丹白露(Fontainebleau)的以色列墓园里祖母的坟上念上一段祈祷文,他自己现在也在那里安眠,将来想必我也会埋在那里。那个小小的墓园相当吸引人,几乎废弃了,紧连着森林边缘,

我们会愈来愈孤寂，只有树枝树叶摇动的轻微声响为伴，我们也不抱任何痴想，它迟早有一天会被铲平，盖上乡间度假屋。不知道是因为照片、文字、或是记忆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，我一直觉得费尔南·纳撒哈（Fernand Naxara）外祖父的眼光注视着我，他是个爱吃爱喝的人，甚至因为这个原因死于街上，那时候我大概3岁。

外祖父出生于波尔多（Bordeaux），身材不高，胖胖的，他的表情十足，我似乎还看见他弯腰俯身在婴儿床前逗弄我的样子。我对美食的偏好就是遗传自他，然而，喜欢美食又何需遗传自祖先？他是个游走商人，据母亲说，生意大起大落，而且他对赛马、赌钱充满狂热，家里的景况也随之起落，前一天像过节般欢欣，次日却没了喜庆。在战后和德军占领结束之后，我父亲在电车或是当时才发明的公共汽车月台上遇见他未来的妻子，我母亲本来在服装设计师巴干（Paquin）手下当上手裁缝，那时开了自己的店面，正要搭车到店里去，父亲习惯于自己家庭那种布尔乔亚阶级的拘谨，非常惊讶纳撒哈家的生活如此愉悦。我许久之后才知道，父亲当时为了母亲还退了另一桩许下的婚事。在父亲弗朗克（Frank）家族眼里，一个纳撒哈家——说这个姓时还带着轻蔑的口吻——的女孩是匹配不上他们家儿子的；父亲在一次午餐上宣布这个消息时，还挨了费尔南外祖父一个大耳光，不过就算如